

唐代铁佛是潍坊市博物馆的“镇馆之宝”之一，亦称“潍县铁佛”，以体量宏大、时代久远而闻名于世。铁佛为上世纪70年代出土后移入博物馆收藏，出土地点，为石佛寺遗址。根据文献记载铁佛是明代由外地迁入石佛寺，铁佛是唐代铸造，在迁入石佛寺前又供养在何处？多少年来鲜能说清。近年笔者翻检文献，有了新的线索发现，或可解开“潍县铁佛”的出处之谜。

□孙敬明

石佛寺

铁佛通体铁铸，残高2.78米、宽1.9米、重量约5吨。佛像为坐姿，肉髻高耸，面部丰腴，双目微垂，神情庄严，内着僧祇支，外穿双领下垂式佛衣，双臂及下半身已残缺。从造像风格判断，为唐代造像无疑。铁佛的铸造工艺采用分段模铸法，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金属冶炼与铸造技艺。对于研究唐代潍坊地区的宗教信仰、冶铸技术等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，被业内专家称之为国内现存唐代铁铸佛像的典型代表。

铁佛被毁前供养于石佛寺。该寺位于今潍坊市潍城区南部，原应在城外，后随城市扩展，逐渐扩进城内。明隆庆五年（1571年）潍县儒学教谕庚吉撰写的《重修石佛寺碑记》中记录，该寺创建于北宋咸平二年（999年）。明洪武十五年设僧会司，并于永乐九年、成化二年、嘉靖十年、嘉靖三十年、嘉靖四十二年多次修缮。民国《潍县志稿》中载：“石佛寺，宋咸平二年僧元德建。明洪武十五年开设僧会司，二十四年作丛林；永乐九年（1411年）僧广云重修，成化二年（1466年）僧圆仙增修。”通过以上碑文记载，可知石佛寺创建于北宋咸平二年，创建者是当时的僧人元（玄）德。从北宋到到明代，寺院已经进行过多次修缮。石佛寺之名由来是寺中供养有宋代雕刻的石佛造像，该佛像现藏潍坊博物馆，仅存颈部以下部分，残高2米有余。

单从现存的这尊宋代石佛造像的体量和工艺来看，石佛寺就不是默默无闻的民间小庙。寺中曾经还立着布袋和尚画像碑，画像碑底本为北宋著名画家崔白所绘，更珍贵的是上面有一代文豪苏轼的题跋。清代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潍县郭麐编著的《潍县金石志》中记载，“（画像碑）高五尺二寸五分，广二尺六寸。字题像上，五行，多者九字，正书。今在县治南石佛寺”。并著录了苏东坡对画像的题跋内容：

佛自何处来？岂能“不可说”
解开潍坊市博物馆镇馆之宝“潍县铁佛”的出处之谜



废寺

“熙宁间画工崔白，示余布袋真仪。其笔清而尤古妙乃过吴矣。元祐三年（1088年）七月一日，眉山苏轼记。”石佛寺中的布袋和尚画像碑一直保存至近代，现有拓本存世。

文献记载石佛寺又叫铁佛寺，这当然就与唐代铁佛有关了。据万历十九年（1591年）潍县邑庠生鞠来复撰写的《重修铁佛寺记》中载：“（石佛寺）迄今兹六七百载余，修葺靡常，崇尚犹昔。”初“上塑石佛大像于中。后殿新创，迁废寺铁佛焉。”“士夫往来行过北海者，咸称巨观云。岁渐圯脱，寺僧觉清正强誓心普化于持财货毕，集工匠，不期月而告成。”由碑文记载可知石佛寺于万历十九年之前营建了后殿，并迁入了铁佛，路过潍县的过客，看到体量巨大的铁佛，都感到震撼并由衷赞叹。因铁佛体量较之原有石佛更壮观，且年代更早，故石佛寺又名铁佛寺。据隆庆五年与万历十九年两碑文记载可知，隆庆年间修葺石佛寺时未提到铁佛，而万历年间再次修葺石佛寺时，则明确提到了“迁废寺铁佛”，可知铁佛从废寺迁入石佛寺时间在隆庆五年至万历十九年之间。

碑文中提到的原立铁佛的废寺究竟是何处寺院，四十余年来，一直萦绕笔者脑际。近来翻阅《潍县金石志》，载有金代昌乐县乡贡进士刘拱辰撰并书的《敕赐宝泉院记》：“……宋庆历初，汴水中涌出僧伽大士，一夕现身二尺余，泊其曙也，居人共力出之，乃金铸之像，今正殿所置之像是也。越六年创院立名曰‘大圣院’。顷因兵火，碑记焚毁，院尚在焉，虽有实而无名。逮夫本朝混一区宇，圣主嗣兴。于大定初降旨告谕天下，诸旧来寺、观无名额者，许令入状承买。附居优婆塞路顺谓僧受曰：‘今朝廷有此恩命，公安能默然不闻乎？’遂告诣有司，出钱十万，乞申上给付名额。四年（1164年）二月终获奉敕命赐名‘宝泉院’。远迩欢呼，士民鼓舞，皆曰此千载一时之幸遇也……大定十四年（1174年）岁在甲午九月十九日记。”碑记载邑人原本请县令张永奉撰记，其因任职五年后调离而去，故由刘拱辰撰。《潍县金石志》附记：“右碑高九尺一寸，广四尺

一寸七分。额题‘敕赐宝泉之院三行正书’……今在县城西南昌乐县境耿弇庄宝泉废院。”昌乐耿弇庄即耿安庄，今分为东耿安，西耿安二村。

通读此碑记可知，宋庆历初年，潍州西南昌乐境汴河中涌出僧伽大士金像，一夕现身二尺有余，附近信众同心戮力从河中将其捞出。宋代的潍州治所在北海县（今潍坊潍城区），现在的昌乐耿安村位于浮烟山西南，当时或属北海县。

所谓“僧伽大士”，僧伽为唐代高僧，江南通州狼山广教寺开山祖师。《高僧传》记载，他是何国人（今乌兹别克斯坦），公元661年，僧伽和尚带着弟子来到中原传授佛法。后他与弟子慧俨一起到盱眙，在泗州临淮信义坊建普光王寺。景龙二年，唐中宗遣使迎僧伽大师到长安为后官嫔妃等讲经说法，皇帝也亲自聆听佛法。被尊为国师，居住在荐福寺（现西安小雁塔），皇帝及百僚皆自称弟子。僧伽和尚在中原弘扬佛法50余年，道行高深，人们为纪念他，便用他建寺弘法的泗洲为名，尊称他为“泗州大圣”。唐朝时的观音像即以僧伽容貌为模本，所以多为男相，以后才演变为女相。碑文中“金铸之像”即铁佛，言为僧伽大士，是因为前面已提到唐代多有以僧伽容貌作为雕刻，绘制观音像的模本。“居人共力出之”则从侧面反映出铁像体量巨大。虽然从汴河涌出金像属于人为渲染的神秘色彩，但有体量巨大的铁佛当时历史事实。当地民人积六年之期为之创建“大圣院”；这是北宋庆历年间的事，到百年之后的金代，当地出钱十万，买来了敕命“宝泉院”的赐名。之前的“大圣院”，后来敕命赐名的宝泉院，其创建复兴皆因此唐代铁佛，这处寺院应该就是石佛寺明代万历十九年碑记中提到的废寺。

宝泉院兴废与铁佛辗转

敕命赐名的宝泉院在金元时期名重一方，影响颇大。《潍县金石志》载有元代泰定二年（1325）前德州平原县儒学教谕完颜壁撰并书《重修龙泉院记》：“平寿村之地有院曰‘龙泉’……自亡金兵乱之后，屡经坠废……以致佛殿浸坏，栋宇崩颓，丹青剥落。于是平平寿村父老孙善等协力同心，以卑礼厚币诣邻村耿安宝泉院，谒请僧人祝善圆，于延祐

五年（1318年）之龙泉院三劝住持。”平寿村位于浮烟山西侧，与宝泉寺所在的耿安庄密迩近邻。由碑记可知昌乐耿安宝泉院，从宋代庆历年间创立“大圣院”，金大定敕命“宝泉院”，延续元延祐五年（1318年）庙堂僧众香火依旧。

至于宝泉院的毁弃，民国《昌乐县续志》记载了清康熙年间邑人刘保元的《重修宝泉寺记》：“尝读旧碑所载，兹地有泉涌金身之异，而寺额因以名焉。自元迄明历四百余年，其间兴废不一。代有人焉，修起而广大之，谓非佛教之弘，不至此……旧殿之片瓦根椽无复存者……自乙丑（1685年）二月拈据经营，倍极艰辛，至壬申（1692年）九月殿落成，诸佛法相灿然维新……敬刻石以记。康熙三十一年（1692年）九月。”自金大定十四年（1174年），至清康熙三十一年（1692年）凡五百余年，而此康熙碑记依据“旧碑所载，兹地有泉涌金身之异”。此记载正与金代大定十四年碑文记载相契合，但邑人刘保元仅知“泉涌金身之异”这件事，而金身（铁佛）去哪里了他已经不清楚了。

根据前面罗述的一系列碑文及文献记载，明万历十九年的《重修铁佛寺记》中所说的铁佛原来所处的“废寺”正是宝泉院。金大定十四年的《敕赐宝泉院记》、元泰定二年的《重修龙泉院记》，可知金元两朝一百多年的时间内，宝泉院香火断续延存。从元代泰定年间至明万历年间，又是二百多年，其间兵燹灾异以及人祸，宝泉院渐沦为废寺，而铁佛近潍县城之地缘，遂迁入城中石佛寺。原来的宝泉院至清代康熙年间已经“片瓦根椽无复存者”，足见“废寺”之境况。

这尊唐代铁佛像在铸造背景和唐代栖身寺院还暂时不详，或因变故经人特意掩埋，积渐岁久得复现身汴河水流，备受景崇而创建庙堂供奉；又经战乱殿底淹废，蒿草鸟矢，蛇鼠虫穴，泊至明季迁铁佛入潍县石佛寺。复历鼎革兵燹，遂再度埋尘，湮没无闻。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出土，再与宋代石佛一同安置博物馆，终得妥善保护而供人仰敬，堪称金石之相，至大善缘矣。（本文作者为山东博物馆特聘首席专家、潍坊市博物馆特聘研究员，山东省社会科学专家库成员、山东文物专家委员会委员，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。）

编辑：马纯潇 组版：颜莉

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

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.1克。

“讲文明树新风”公益广告